

穀

山

筆

塵

穀山筆麈卷之十三

明東河穀山于慎行著

明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

如此

常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  
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  
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  
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  
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  
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  
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彧父諱戲之智淵

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行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袞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書舍人崔祐甫以為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  
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袞議  
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袞議是也二十七日  
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  
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袞之排祐甫  
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  
武王皆以為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  
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為九廟蓋

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  
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清陽  
色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圓丘闌干  
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  
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  
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  
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

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為含元殿含元之後為宣政殿宣政之北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殿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為鑾坡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大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  
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  
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  
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  
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  
要職也朱溫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全唐詩話卷之二十三  
玄暉為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  
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宮人叅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  
六典曰宮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  
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  
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  
院傳宣聖諭及朱溫將謀禪代始罷宮人傳宣  
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  
以宮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庫奠獻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饒歌鼓吹曲有龜茲踈勒高昌天竺諸部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宮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

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為知體乃  
今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簫  
韶之響相去遠矣

###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  
帝既弒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主於時事起倉  
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  
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  
弒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  
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黃袍解曰紗帽烏紗帽  
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耳古人  
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  
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皂向  
後襍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襍頭至宇文氏乃  
裁幅巾為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而襪頭之制昉矣

襪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中出四脚唐人以其脚向上宋人始為放脚今之襪頭蓋放脚而稍屈其端使之向上燕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  
三都賦流离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史以青庶人以白胥商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而稍潤色之以為米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五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  
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  
瑜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  
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  
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  
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  
西漢私語亦稱陛下意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宮中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願卿  
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某官始見於此然  
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  
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北司諸  
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官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  
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季述廢立何后

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  
延朱溫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  
國寶付王氏懷徃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  
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  
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某人稱張  
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  
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  
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  
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  
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

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驕  
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  
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  
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

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闌赤必闌赤字音疑即今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堊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

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軌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決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私入之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也



穀山筆麈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解

罩恩二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為連闕曲閣以覆重刺垣墉處其形罩恩然崔豹古今註曰罩恩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罩恩也蘇鶚演義以為罩者浮也恩者思也蓋織絲之文輕踈



虛薄之貌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  
蘇說為是若以為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  
宮殿上徃徃有銅絲網疑即罽毼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闕積日曰  
闕顏師古曰闕積功也閱經歷也

飲滿舉白解者以為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  
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  
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緡錢二十而一筭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即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辯何其固也

稻米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至今有饒歌十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監廷

惟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田川之  
至閭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下不禁  
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為天  
鹿兩角為辟邪又總謂之桃板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橫為旁午也

祿、錄、鹿、陸、四字通用

漢特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文也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胡床即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當為優孔穎達曰優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優字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簞者剖竹為細篾織之即  
今之蘄簞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  
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驟馬騫馬也  
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垂無足曰豸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註另古瓦  
翻即剛字也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并無水

曰筲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琨蔽象碁有六博鮑  
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  
六博行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散謂之瓊  
瓊有五采刺為一畫者謂之塞刺為兩畫者謂  
之白刺為三畫者謂之黑不刺者五塞之間謂  
之五塞云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  
之非今之碁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并散蓋即今之骰

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隕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蹴踘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髀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髀箭一名響

餠即今之飽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揚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即今之燒餅耳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餠糖餠丸餅也即今元



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雞臙雞羹也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檟者即是矣

溫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

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為末如  
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  
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  
易蕃馬制其死命蕃人以茶為藥百病皆瘥不  
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稻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  
出禾稻今所謂稻生是也○柿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為君咲初不知其解及觀北  
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為后懷娠乃聲言皇

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  
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  
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即位其黨數萬皆  
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  
即吹唇之聲也

觱篥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中唐  
時編入鹵簿名為笳管即胡笳也

傀儡杜佑曰窟篪子亦曰傀儡子本喪樂也漢

未始用之於嘉會也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窿子矣

唐史王凝及第袂衣見崔彥昭袂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澡手謂盥滌面謂頰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董塊董塊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妣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妣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為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殷後乃封孔子為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  
軾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九畝為九百步  
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骨豈但專車眉亦  
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耨田以二為耨廣  
尺深尺曰耨漢志一畝三耨則是一畝長百步  
廣三耨也身橫九畝則從其衝而視之當為二  
十七耨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載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  
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  
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  
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  
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不

如是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

杜根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為紙別創  
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蹏書

漢永初元年永昌徼外僬僂夷人舉種內附

家語云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  
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自在頂上  
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  
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葬墳如有光焰往掘  
死人有白毛徧體即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  
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嘗獨  
行於北方耶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晝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羗上書奏狀乃  
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  
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  
安猶以為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  
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瓊瓊蒲桃中  
上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為必有正音呼  
者傳訛自作瓊瓊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娑駃駃娑駃與瓊瓊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  
蒲桃種之離宮別苑有娑駃之名至今相沿遂  
傳為瓊瓊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  
皮線縫之傳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  
皮

武三思使周利國殺五王於流所以袁恕已素  
服黃金逼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鉤  
吻鉤吻類地黃

卷之十四  
十一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  
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  
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  
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  
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綠  
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函也以

進士為青虫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僚奴我脫伊綠衫便與

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

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僚

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為僚其義何

居何

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  
以繆為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為謬豈因其  
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

舞倫伎長躡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  
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  
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  
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  
想其形類為名耳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叅軍以一人  
鬢角敝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  
為優自為叅軍使王為蒼鶻總角敝衣執帽以  
從其狎侮嫫媠無君臣之禮如此叅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  
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為虎膺  
指節為松根大指為躡鴟食指為鉤戟中指為  
玉柱名指為潛虬小指為竒兵腕為三洛五指  
為竒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宰相  
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  
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即

此可見一縑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疋

昇仙太子即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為撰  
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為古名帖亦奇  
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為虜所得  
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  
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  
居祿位典兵然思木之心不忘領宗族大無由

自拔耳史侍敬業為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土人種族必多直世代綿邈名字侏離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岩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十六年為河南觀察使其子溫為左拾遺入王叔文之黨○吐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頔在襄陽為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頔為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忸于氏從柘跋起於代吐更為于姓此



所謂虜族也與邗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始見於史孫洵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姓最多皆以為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叅謁也

宋臣黃萬石論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梅開甚遲徃徃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  
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  
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官館之盛所至輒  
為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  
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  
王暉皆好聚斂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  
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太慙

曲江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為勝境其南為芙蓉苑其西為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為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為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為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即位擢為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蚕尾

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  
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  
之區鞠為榛莽俯仰千載為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琴操所紀介  
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  
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  
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  
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為社日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祿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為望郡也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

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決獄之幡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内別為一牌使更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即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為職印乃始大耳

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為含譽瑞  
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彗星必甚相似  
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張業起舞指  
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  
始此

木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群臣其孫安童年二  
十餘為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為英宗相皆以忠  
勤正大為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為相



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童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盾氏洒削濁氏胃脂其所貨至為纖嗇往往鼎食擊鐘蓋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貲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刀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斗畫炊夜擊既曰

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終

筆塵

卷之十四

八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  
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劍為國寶  
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  
月支頭為國寶只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斧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斧頭同藏則污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北平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十八賊帥溫韜盜發唐帝諸陵

昭陵宮室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  
石林林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  
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  
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  
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  
百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即  
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  
釘裝食味於上至是溢而為百爾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即  
之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為料也沉  
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斲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  
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  
諸子橫陽等號至可為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  
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  
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  
不足哉

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

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  
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  
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

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  
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  
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狻猊日食一  
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狻猊計之主者

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費如  
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  
夷所獻獅豹鵲鵲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  
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  
守歲設筵燎作樂即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  
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  
后阿着遂為千古笑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藝如此李矯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為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為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喻牆黼先下有承上足上曰從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即替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徇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

是也然野豬之諷有旃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  
時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媪相愚謂不如稱京為  
相公貫為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  
太尉時稱為隱相亦媪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  
為媪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因媪相而重是  
王良嬖奚比而為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奄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咲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竒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為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

時為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逐之即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為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壠時謂之敕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閩兒號曰私白閩中為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為相無他以但不許令史  
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為驅驢宰  
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  
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初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  
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  
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閱籍

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為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面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畏頭內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即其遺制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眉墨粧若為點畫耳

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鏡

一花

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悉一色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

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

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

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

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資行

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

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為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為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為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為一嘆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嘗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為武后所妬  
寘毒而死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  
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松屯宛  
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松小女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  
達覽所卒解松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  
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  
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  
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  
與叅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  
鼓衆擷徒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况神明  
之主哉

克用為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  
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為不可曰王肯  
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牙多事乃得復歸今足

下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  
正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  
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  
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為庶人其  
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  
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  
人皆妬何獨不妬此可作一咲妬亦有用如此  
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柞者使

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雜記四

溫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  
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  
出乾州其上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  
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云  
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得  
道傍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  
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年靈燭猶能作腥臊  
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群鳥數千  
啣土投穿粟太子葬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  
耶將或使之耶

盜跖膾人肝以為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群盜真  
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即曰噉醉人  
肉如噉糟狔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  
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吃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為糧生投碓磑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塩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

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劫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曾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戶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門出灰亦且數萬即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許容貌異常舖腹臃腫見人嬉笑如世所畫布

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世以紅巾為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而舉以為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方解



吳下一士夫嘗為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  
之父顧翁嘗為小賈鬻線其嫗甚妬僅一青衣  
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  
衣饋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即歸翁因請問既  
而有孕生男即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  
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  
之長而聰慧不羈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  
游邑庠翁嫗終不以為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  
久之文康及第嫗猶啗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

不令見子文康遂介親友入內長立庭下固求  
見母媪復大恚文康固不出曰即一見死不恨  
親友從旁宛轉迺令自爨下出衣服藍縷文康  
抱之大痛親友皆為泣下

顧文康公為諸生時父母不子讀書山寺有羣  
乞兒相與逐得一犬呼羣乞剝之求薪不得走  
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折其像斧之  
以爨凡焚兩羅漢而犬熟即與群兒環坐擘而  
大爵為之一飽其貧而不羈如此吳下一相知

為予述狀大與馮富世事相類

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  
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  
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  
嘗有賈人過其村憇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  
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為章丘巨室行錢舊嘗  
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  
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  
一緡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

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  
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  
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  
以與囊襍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  
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  
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  
猝遇盜賈即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  
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劫麻一舡無所用之  
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乘賈隨載麻

而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寶告主人發而視之則  
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  
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  
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  
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  
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隲之巧者

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  
以為仙敕少為諸生即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  
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  
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  
下取食物叩戶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  
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  
皆王生也敕以進士及第為太史出為陝西學  
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  
雲來吏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為石吏取以奉敕  
敕擘食之敕年六十餘死里人徭賦長安於良  
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敕也里人

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敕咲曰 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與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敕以是日死也尹恭簡公病甚救徃視之曰公尚不死至某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為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筭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群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群嬾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慙恨即闔門自絞死愚謂此嬾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為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也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糲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媪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城



隍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癡吾有明日守往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肩有小兒履痕守即召廟中讀書群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為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鷲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廩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為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

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徑來視鍾方  
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已前死媪  
又他適鍾事媪甚謹孝養逾於所生云

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  
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  
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子之已而蔣生錢盡  
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駟僧行西門  
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  
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

所見駟驢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為所攝  
第母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死其日子錢  
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為蔣生所  
訴見府君府君曰駟驢當質對妾何為者亟縱  
之還夫及駟驢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駟驢見夢  
其妻曰收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為予道  
狀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為颶  
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

為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蒼蔚鳥雀啁啾不似  
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  
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犁黑肌膚  
如枯睢睢盱盱見漁子入相頸驚笑語不可解  
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晷率如蘧廬而無爨  
釜其旁徃徃有池池中以密浸食物大抵黃精  
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  
遠立而咲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  
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

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  
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  
五色瓏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血中一日  
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  
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鞞鞞瑟瑟諸寶也其中  
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兩不  
溶則赤志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予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整化為裙着  
長衣下令其蓬、張起以為羨觀即無釐裙至

係竹圈襯之殊為可咲及讀王恭傳恭亦好以氈  
毛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  
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  
而行想亦有氈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上衣下短  
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  
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衣有寸  
許潞納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  
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

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肉芝皆此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為西邊大帥嘗鎮固原有民家子嬾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遁走求竟無蹤跡已

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為一驢  
惟留一面兩乳昇至帥府予之芻豆即俯首啖  
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閑談偶  
及其詳如此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雨為人傭工  
與其僮同宿一夕化為女子其僮狎之遂為夫  
婦守臣以聞良雨自縊死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終